

汉译经典

ERKENNTNIS UND IRRTUM

认识与谬误

〔奥地利〕恩斯特·马赫 著 洪佩郁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奥地利〕恩斯特·马赫 著
洪佩郁 译

认识与谬误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认识与谬误 / (奥) 马赫著; 洪佩郁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汉译经典)
ISBN 978-7-5447-5009-7

I. ①认… II. ①马… ②洪… III. ①哲学理论—奥地利—近代
IV. ①B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8548号

书 名 认识与谬误
作 者 [奥地利] 恩斯特·马赫
译 者 洪佩郁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刘文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42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009-7
定 价 57.6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恩斯特·马赫 (Ernst Mach 1838—1916) 是世界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马赫数”、“马赫角”、“马赫支”等，就是人们为了表示对他的敬重和纪念，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术语。他对科学史的研究也有很大贡献。

在哲学领域里，马赫有《感觉的分析》和《认识与谬误》两部专著。马赫的哲学思想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些流派影响较大，如逻辑实证论、实用主义、新实在论和操作主义等，都同马赫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俄国也曾有一些哲学家信奉马赫主义，新中国成立前国内也曾有不少人研究和介绍过马赫哲学思想。直至今日，马赫哲学仍在一部分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思想中起着作用。

马赫于 1838 年 2 月 18 日生于奥地利帝国边境上摩拉维亚的契尔里兹，22 岁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在当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后，又取得了大学物理学编外讲师资格。1864 年，马赫开始主持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数学讲座，讲授微积分和解析几何；1866 年又主持了物理学讲座。1867 年至 1895 年，马赫在布拉格大学任实验物理学教授，主要从事声学物理学和心理学研究，曾两度担任校长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作并出版了几部重要著作，如《功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2 年) 和《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1883 年)，并于 1886 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哲学专著《感觉的分析》。1895 年冬，马赫的母校维也纳大学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研究心理学和逻辑学”的科学哲学讲座，他通过这个讲座为他的哲学专著《认识与谬误》的写作做了准备，积累了大量资料。1898 年马赫罹患中风，右半身瘫痪。马赫于 1901 年退休，从此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马赫退休后仍住在维

也纳，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从1901年退休直至1915年，集中完成了他的《物理光学原理》上卷（1921年版），为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文化与力学》（1915年版）收集资料，并用了一些时间增删与扩大他的《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和《通俗科学讲演集》两书。在哲学方面，他除修改了《感觉的分析》外，还把他的哲学讲演汇编加工成了一部哲学专著。

马赫四十余载的科学实践，使他在物理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把物理学应用于生理学、心理学方面，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马赫不仅是一位富有实践精神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他对力学、热学和光学以及能量守恒定律发展史等，均作了批判的考察。马赫既肯定了牛顿力学的功绩，也批判了牛顿力学形而上学的一面。他在理论方面的辩证思想，为相对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爱因斯坦曾明确地承认马赫是相对论的先驱，认为相对论思想的“整个方向是同马赫的思想一致的，所以，可以十分正确地认为马赫是广义相对论的先驱”。（《爱因斯坦文集》，商务版，第一卷，第273页）量子力学的创立者哥本哈根学派也从相对论的成功经验中自觉地“吮吸了马赫的思考方式”。正如马赫在本书中所说：“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坚持唯物主义”（第二版，第4页）一样，马赫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有时也会抛弃掉自己的“特殊”哲学而“……自发地转到自然科学家的普通观点，唯物地看待经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51页）所以说，马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位具有一定唯物主义思想，并具有一定辩证观点的思想家。

从19世纪初至19世纪60年代，在科学的各个领域里都出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现，如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气体动力学理论、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和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和细胞学说等。这些理论成果揭示了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特征，动摇了机械论的自然观。恩格斯指出：“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

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页）恩格斯就是运用大量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全面地阐明了自然界相互联系的辩证特点，明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之克服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机械论形而上学的观点的。马赫也是在这一时期，在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从事他的科学研究的。马赫指出：“对于这种关联或近似，探本溯源地说，是由于共同受了生物学，特别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见本书第二版《前言》）这时的马赫也痛感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严重地束缚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试图解决科学观危机的“挽救科学”的方案，提出用经验论来反对力学先验论。因此，马赫虽然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位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具有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彻底弄清使他获得和扩展知识的进程，但他决不想成为或者哪怕只是被称为哲学家。”“因此，我已经再三声明，我根本不是哲学家，而只是自然科学家。”（本书第一版《前言》）但是，马赫试图从自己所研究的各门科学中找出一种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建立一种世界观，并且用这种世界观把他所研究的各门科学统一起来，因此，他实际上还是提出了一种哲学观点。

马赫的哲学著作有《感觉的分析》和《认识与谬误》，而《认识与谬误》则是马赫晚年系统地、综合地阐述其哲学思想的结论性著作。这部著作共30余万字，分25章，内容很丰富，大量运用了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数学、哲学、病理学、神话传说等方面的材料和例证，涉及德文、英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希腊文等多种文字资料。该书文笔流畅，像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可说是马赫四十余载经验的结晶。他说：“我在四十多年的历程中，作为不受任何体系约束的、朴素的观察者，在实验室和教室中有机会找到了一些认识所遵循前进的道路。”（本书第一版《前言》）

马赫的政治观点是较进步、积极的。马赫虽然在1901—1913年被选为奥地利贵族院议员，却与别的议员不同，他曾同具有要求社会民

主思想的工人并肩游行，捐款支持工人的业余教育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报》。1901年矿工举行罢工，在奥地利议会贵族院表决工人九小时工作法案时，半身瘫痪的马赫坐救护车到议会去投了赞成票。1906年，他开始被社会主义者、理论家狄慈根的著作所吸引。他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维克多·阿德勒及其儿子，物理学家、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过往甚密。1907年马赫的政治表现更为突出，在贵族院投票赞成改革选举法，并写文章反对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行为。但是，马赫的这些进步表现，只是对劳动人民的某种同情，这与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为革命事业进行斗争还不是同一回事。

马赫通过《认识与谬误》一书，特别是第一章《哲学思维和自然科学思维》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观点。他在《前言》里写道：“在本书中主要强调的是通俗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近似关系”，就是说，阐述他的哲学观点。

下面我们试就该书第一章中的几个问题做一点粗略的探讨。

马赫写道：“不仅人类，而且每一个人在成熟到具有充分意识的时候，都会发现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他丝毫不曾助长促成过的现成的世界观。他只是把这种世界观当做自然和文化赐予的一件礼品接受下来。每个人都必须从这里开始。任何思想家都不能干什么别的，都只能从这种观点出发，进一步发展和修正这种观点，利用先辈的经验，最大限度地避免先辈的错误。总而言之，他只能独立地、审慎地再一次走他预定的道路。”这些话清楚地表明，马赫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是一开始就以先辈们多年来研究的成果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充分利用这些成果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服务的。

紧接着马赫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是世界观的问题。他说道：“那么这种世界观是什么呢？我发现我是处于由各种能在空间里运动的物体所围圈起来的**空间之中**。这些物体有些是‘没生命的’，有些是植物、动物和人。同样能在空间中运动的**我的身体**，对我来说，同样是一个可见的、可触摸的，一句话，可感觉的**客体**，它占据着感性空间领域的

一个部分，像其他物体一样，存在于其他物体之旁和之外。”马赫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既承认物质是在空间里运动的，又承认在空间里运动着的物体是可认识的；既肯定了物质的客观性，又否定了不可知论。但是，马赫在以他自己的身体为例论述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的问题时，却又陷入了唯感觉论，滑进了他的“物质是感觉的复合体”的唯心主义泥潭。他写道：“我的身体，以及种种个体特征，其所以不同于其他人的身体，是因为接触我的身体时就出现一些独特的感觉，它们是在接触其他身体时所没有的。其次，我的身体对我的眼睛来说，不像其他人的身体一样，能够完全看得见。我的头，我只能（至少直接地）看到它很小的一部分。总之，我的身体是出现在这样一个情景之中的，这个情景和其他身体所处的情景完全不同。在视觉上，我观察其他身体是不能采取我观察我的身体时同样的视点的。这种情况在触觉上，还有在其他感觉上，也都类似。就拿我的声音作例子说吧，我听起来也和我听其他人的声音完全不同。另外，像回忆、希望、恐惧、欲望、需求、意志等等，我发现也都是现成的，对它们的发展，正像对环境中那些物体的现成存在一样，我是没参与的。但是一个特定的身体的种种运动同这个意志结合了起来，这个身体就因此并通过先在的东西标明自己是我的身体。”马赫从纯粹生理、物理的实验的角度出发，以单个人的自我感觉的特殊性为依据，认为在视觉上观察其他人的身体与观察自己的身体视点不同，并认为触觉和其他感觉也都类似。到这里，马赫充其量还只是指出了个体的特殊性，这在认识论上，还只是个性与共性的问题。可是，马赫从强调个人听自己的声音与听别人声音不同这一事实入手，加进了回忆、希望、恐惧、欲望、需求、意志等主观因素，并把这些主观因素作为现成存在、即客观存在的，认为它们构成了“我的”身体。这样一来，马赫所说的客体，本身就已包含有一些主观因素在内。接着，马赫又以加进了主观因素的所谓个人，类比推论出所有的人只是和他的身体联系着的现象的集合，从而认为，别人的状态迫使他不得不承认他的身体和其他物体对他们来说，同样

是直接现成存在的东西，并以包含主观因素在内的人的观点通过推论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在空间里直接现成存在的东西的总体，可以被称作物质界，相反，那只对一个人来说是直接给予了的，而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完全可以通过类比推论出来的东西，可以暂时被称作精神界。”马赫在这里对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精神作了明确的回答。但是，马赫的物质仅仅是加进人类主观因素而类比推论的总体，这种物质包含主观因素在内的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马赫的所谓精神下的结论，同样是主客观的混合物。他认为：“只对一个人来说是直接给予了的，而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完全是可以通过类比、推论出来的东西，可以暂时被称作精神界。”这种说法表明，他所说的精神，既有生理的、物理的客观因素，又有回忆、希望、恐惧、欲望、需求、意志等主观因素。因此，马赫所谓的物质和精神，本身都是物质和精神的混合物。

马赫在此基础上又对个人的感觉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在空间中的和在我周围的事物的情况是相互依赖的。”“相反，我又注意到，我的身体对这种情况总在施加一种本质性的影响。”“因此，我的在空间中的情况其组成部分不仅是一般的相互依赖着，而且特别地也依赖于我的身体的情况，并且每一个人的情况也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眼前总存在着我们身体的空间界限 U ，并且看到 U 以外的状态不仅相互依赖，而且也依赖于 U 以内的状态。”

马赫首先确定存在于空间中的事物和他周围的事物是相互依赖的，又认为他的身体对这些事物总在施加一种本质性的影响，并认为，每个人都是如此；同时认为人们眼前总存在着我们的身体的空间界限 U ， U 以外的事物不仅相互依赖，而且也依赖于 U 以内的状态。如果简要地表述马赫这一思想，那就是：马赫（人类同样如此）这个由客体和主观因素构成的自我尽管与他周围的事物是相互依赖的，但自我对这些事物总在施加本质性的影响。尽管马赫也宣称谁要是过分重视我们的情况对我们的身体的依赖性，他就容易把一切状态都简单看成我们

的身体的产物，把一切都看成“主观的”。但是，马赫这个“我”对一切事物总在施加一种本质的影响，这就充分说明了其“主观”的性质。马赫为了说明他不是“主观的”，又拿出了一个他和空间中一切物体之间的界限 U ，这样，粗看起来，似乎把主客观的范围作了划分，但他紧接着又强调指出，这种界限 U 以外的状态不仅相互依赖，而且也依赖于 U 以内的状态。这样，马赫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客体和主体相互依赖，不分第一性与第二性，而且主体对客体总在施加一种本质性的影响。他说：“当前我可以把我的全部物理情况分解为不能再分解的下列因素：颜色、声音、压力、温度、气味、空间、时间等等。这些因素表明它们既依赖于 U 以外的环境，也依赖于 U 以内的环境。如果它们依赖于 U 以内的环境，而且它们只依赖于 U 以内的环境，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因素叫做感觉。由于对我来说，邻人的感觉不是直接给定了的，正如对我来说我的感觉不是直接给定了的一样，所以我就有理由把我将物质情况分解而成的这同一些因素也看成是精神情况的因素。因此，物质界和精神界包含着共同的因素，从而绝不是处于一般所认为的那种尖锐对立之中。”马赫把物质的具体表现形态：颜色、声音、压力、温度、气味、空间、时间等等，称为感觉，并认为，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即直接给定了的），同时又否认 U 以内和以外物体的客观存在（即直接给定了的），这就否定了运动着的物质的具体表现形态的客观存在，否定了物质的客观性，而把客观存在的物质纳入到他的主观感觉中去。

马赫接着又对所谓“我”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现在，如果我把我的全部心理因素——包括感觉——称作我的最广义的我（与狭义的我相对立），那么我，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的我包含着世界（在这里世界是作为感觉和表象）。”“这种唯我论的观点好像使世界不再成为独立的东西了，因为它抹去了世界与我之间的对立。但是，我们叫做 U 的那个界限仍旧存在；只是这个界限 U 现在不是包围着狭义的我，而是贯穿在广义的我中间，贯穿在‘意识’中间。”“因此，

谁要是说，我周围的界限对于认识来说是不可逾越的，那他所说的就是指广义的我，而广义的我，本来就包含了对世界和外人的我的承认。”马赫所提出的广义的我，实质上是他的狭义的我的膨胀，因为如果只强调狭义的我，而这个我又由 U 包围，那么马赫自己成为“不再被允许的”主观主义者和被他批判的二元论者。但是这样一来，马赫所强调的广义的我，事实上是指包含人类意识在内的整个宇宙。因为，这时的 U 虽然存在，但它不是主客观分界线的标志，而只是贯穿于主客观混合物的广义的我的中间，贯穿在“意识”中间。马赫在这里，不只强调了广义的我这个主客体的混合物，而且也强调了“意识”，并在事实上把“意识”作为广义的我的代名词。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广义的我即宇宙，而作为客观存在的宇宙又是我的感觉的复合体。这就是说，我是我的感觉复合体，而感觉复合体又是我。这完全是同义反复。

尽管马赫的哲学理论，本质上是同义反复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马赫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他在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的实验和研究工作中所举的例证以及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又具有唯物和辩证的因素。这里我们可以参阅列宁举的三个例子：其一，列宁认为：“马赫以唯心主义为出发点（物体是感觉或‘要素’的复合），却常常不由自主地对经验一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在《力学》一书（1897年德文第三版第14页）中说道：‘不要从我们自身中推究哲理（nicht aus uns herausphilosophieren），而要从经验中去推究。’在这里，他把经验同从我们自身中推究哲理对立起来，就是说，他把经验解释为某种客观的、人从外界得到的东西，他是在唯物地解释经验。”其二，“‘我们在自然界里观察到的东西，虽然我们还不理解，还没有加以分析，但是已经印入我们的表象中，以后这些表象以最一般、最稳定（stärksten）特征模仿（nachahmen）自然过程。这种经验就成为永远在我们手边的宝藏（Schatz）……’（同上，第27页）在这里自然界被看做是第一性的，感觉和经验被看做是派生的。如果马赫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始终坚

持这种观点，他就会使人类摆脱许多唯心主义的‘复合’”。其三，“‘思想和经验的密切结合创立了现代自然科学。经验产生思想。思想经过进一步的精炼，又来和经验相比较。’等等。马赫的特殊‘哲学’在这里被抛弃了，这位作者自发地转到自然科学家的普通观点，唯物的看待经验。”（《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50—151页）

从列宁所举关于马赫的三个例证来看，马赫在其著作中有些地方确实流露出一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思想，如果他能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始终坚持这些观点，本来可以摆脱唯心主义的“复合”论的羁绊。但是马赫却只是停留在支离破碎的论点议论的地步，而在阐发哲学基本问题上，却从自然科学家唯物地看待事物的观点转到了用唯心主义的主调“感觉的复合”来构成他的哲学体系。因此，马赫哲学的主导方面，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马赫不只是在他的两部哲学专著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在他的其他著作里，也有不少论述。因此，要对马赫哲学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当然必须从他的全部著作把握其哲学观点的全貌。但《认识与谬误》毕竟是马赫晚年的一部带有综合性和结论性的哲学专著，它综合了其他著作中的哲学观点。研究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马赫的全部哲学思想，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马赫如何从一位具有唯物和辩证思想的科学家终于成为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我也正是本着这个想法，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以供我国哲学界研究、参考。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得到王玖兴、洪文钧同志的大力帮助，特此表示谢意。另外，藺月峰同志生前为本书做了大量资料工作，我深深怀念他。由于水平有限，译文中不妥和谬误之处一定不少，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洪佩郁

2003年3月4日于北京

献给

大卫·休谟，理查·阿芬那留斯
和威廉·舒佩

前 言

自然科学家具有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彻底弄清楚他获得和扩展知识的进程，但他决不想成为或者哪怕只是被称为哲学家。弄清这种进程的近便途径，便是注意考察自己领域里以及比较容易涉及的邻近领域里的认识的成长情况，特别是一一摸清各个指导着研究者的动机。这些动机，对于那亲切感受到问题、经常亲身体会到解决问题前的紧张和解决问题后的轻松的人来说，一定比对其他人更为显而易见。这样的人，几乎在每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解决之后总是又看到新的问题，所以对他来说建立体系和进行概括是比较困难的，他认为这种工作总还为时过早，他乐意把它让给对此更为熟练的哲学家们去做。如果自然科学家重新认识到科学家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就是动物和人在自然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日常进行的那种本能活动的一种方法上提炼了的、激化和精致化了的特殊状态，那么他就应该感到满足了。

在知识的一定发展阶段上，采用充分有效的方式，对方法论的知识进行概括和整理，这是一项我们不可低估其价值的工作^①。但要强调指出的是，研究工作的经验，如果它是可以后天获得的话，它更多的是通过个别生动的事例促成的，而不是通过褪了色的、抽象的公式得出的，抽象的公式只有通过例子才能重新获得具体的可以理解的内容。因此，就连那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也是这样，例如哥白尼、吉伯特、开普勒、伽利略、惠更斯、牛顿，在新近的自然科学家中，例如 J. F. W. 赫谢尔、法拉第、惠威尔、麦克斯韦、杰

^① H. 克莱因佩特尔教授作过一个我基本上都可同意的系统阐述，他在阐述中把心理学上有争论的，但对认识论并不迫切和并不绝对必要的问题都非常巧妙地撇开了。（《当代的认识论》，1905年莱比锡约·阿·巴尔特出版社出版）

文斯等，他们都对自然研究的新手作了实际的指导。有许多功勋卓著的人，如 J. F. 弗里斯和 E. F. 阿佩尔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很多部分之所以得到如此充分的发展都应归功于他们，但他们却并未能完全摆脱先入为主的哲学观点。这些哲学家，甚至像惠威尔这样的自然科学家，由于他们仰赖康德的思想，在非常简单的自然科学问题上也都不能不得出一些相当奇特的见解。本书将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在老一辈的德国哲学家中，也许只有 F. E. 贝内克是有意识地完全摆脱这些先入为主的意见的。他毫无顾虑地承认他的思想来源于英国自然科学家。

在 1895 年冬季，我讲过“研究心理学和逻辑学”的课，在讲课中，我曾试图使研究心理学尽可能恢复它的自然科学的思想本色。本书主要就是选用了该讲演中探讨过的一部分材料组编而成的。我希望借此多少激发一下年轻的专业同事，特别是物理学家们更进一步的思想，同时指引他们去重视他们接触不多的邻近领域，而重视这些邻近领域是会使每一个研究者大大明确自己的思维的。

这样做起来自然会有一些缺点。我虽然一直对我的专业的邻近领域、对哲学很有兴趣，但是不言而喻，我在这些领域的某些部分，特别是在哲学中，只能是一个拙劣的猎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有幸因我的自然科学观与著名的哲学家如阿芬那留斯、舒佩、齐亨等，和他们的年青一代如科尔奈利乌斯、彼得楚尔特、V. 舒伯特、佐尔德恩等，以及个别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非常接近的话，那我就因此又不得不与其他重要的哲学家（像当代哲学的性质必然要造成的那样）非

常疏远^①。我必须和舒佩一样地说：超验的境界我是不得其门而入的。而且如果我再公开承认，进入超验境界的人们也根本引不起我的求知欲，那么人们就可以衡量出，我与许多哲学家之间有多深的鸿沟了。因此我已经再三声明，我根本不是哲学家，而只是自然科学家。如果有人不顾我的声明，有时仍以某种明确的方式把我算作哲学家，那我对此不负责任。但是不言而喻，我也不愿意做一个盲目听从某一个别哲学家领导的自然科学家，正像莫里哀式的医生对他的病人所期待和要求的那样。

下面就是我为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心理学的利益而想尽办法去做的工作。首先，我不想把一种新的哲学引入自然科学，而是想把一种老的、陈旧的哲学从自然科学中排除出去。我这种打算，甚至有些自然科学家也很不以为然。在过去出现的许多哲学看法中，有一些就连哲学家们自己都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任何无偏见的人都能很容易地一下就看出是错误的。这些哲学看法在自然科学中由于没受到认真的批判，就像没有自卫能力的动物在它的敌人还没有到达的孤岛上未曾被吃掉那样一直被保存下来。这样一些哲学见解，既然在自然科

① 在《力学》和《分析》的每一章里，我对我已经知道的反对我观点的意见都作了答复。这里我只需再对霍尼希斯瓦耳特的《对马赫哲学的批判》（1903年柏林版）提出一些说明。首先是没有马赫哲学，而顶多只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心理学，并且这二者都像所有自然科学的理论一样是暂时的、不完善的尝试。别人根据它们又外加调料编造出来哲学，对此我是不负责任的。我的观点与康德的结论不可能一致（由于观点不同，甚至没有讨论的共同基础，参看克莱因佩特尔的《认识论》以及本书），这一点对于每一个康德主义者，并且也对于我来说从一开始就必须坚决肯定。但是，康德哲学真是唯一正确无误的哲学吗？它真的有权告诫各专科科学，要它们不在自己的领域之内通过自己的途径去竭力去做它本身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许诺但并没完成的工作吗？因此，尽管我对霍尼希斯瓦尔特美好的正直的愿望一点也不怀疑，但是我相信，与“经验批判主义者”或者“内在主义者”的论战（霍尼希斯瓦尔特倒是还能找出与“经验批判主义者”或者“内在主义者”更多的相同点），会对他以及其他人带来更好的成果。一旦哲学家们自己相互一致起来，那么他们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意见投合就会不再如此困难了。

学中，不仅毫无用处，而且会产生有害的无聊的假问题，那最好是把它们排除掉。如果我因把它们排除掉算是做了一件好事的话，那么真正说来这是哲学家们的功劳。如果他们不愿居功，那么未来的一代人评价他们也许将比他们自己所希望的要更为公正一些。其次，我在 40 多年的历程中，作为不受任何体系约束的、朴素的观察者，在实验室和教室中有机会找到了一些认识所遵循前进的途径。我已试图在不同的著作中阐述这些途径。但是我在那里看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我个人独有的财产。其他有心的研究者也看到过同样的或者非常相似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家的注意力不是太过于被一些引人注目的个别研究任务牵挂住，以致方法论上的有些发现又被遗忘了的话，那么，我在认识心理学方面能够揭示的东西，恐怕早就已经被自然科学家牢固地掌握了。正因为这样，我相信，我的工作将不会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哲学家们也许会从我的工作中看出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某种哲学提炼，并且从他们那方面向我这里接近一步。但即使情况不是这样，我也希望对自然科学家终究能有所帮助。

内科医学讲师 W. 保利博士特别友好地为我看了一遍校样，在此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1905 年 5 月于维也纳